

奥运村诞生始末

高侠¹, 唐元², 谢琼桓¹

(1.北京体育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4; 2.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90)

摘 要: 被誉为奥林匹克运动“心脏”的奥运村, 在奥运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在现代奥运会历经36年之后, 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首个奥运村于1932年出现在洛杉矶, 它为未来的奥运村树立了理想的模型。奥运村从最初的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实体, 并不断发展变化, 逐渐丰富奥林匹克主义的内涵, 是对奥林匹克价值的进一步诠释。奥运村建设的目的是为运动员构筑适宜的社区空间, 以利于传播友谊、促进交流, 实现奥林匹克运动追求的和平与进步的永恒价值。

关 键 词: 奥林匹亚; 奥林匹克城; 奥运村

中图分类号: G811.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10-0019-04

A story of the birth of Olympic villages

GAO Xia¹, TANG Yuan², XIE Qiong-huan¹

(1.Postgraduate School,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Guangdong Tec-science Profession College, Zhuhai 519090, China)

Abstract: Olympic villages called as the “heart”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have special status and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Olympic Games. After modern Olympic Games had been developed for 36 years, the first Olympic village provided with pioneering meaning appeared in Los Angeles in 1932, establishing an ideal model for future Olympic villages. Olympic villages are developed from a concept at the beginning into an entity, and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gradually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Olympics, being a further interpretation of Olympic value. The purpo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lympic villages is to build a suitable social space for the athletes, so as to facilitate spreading friendship,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and realizing the eternal value of Olympic pursuit as well as peace and progress.

Key words: Olympia; Olympic city; Olympic village

奥林匹克村又称选手村、运动员村。《奥林匹克宪章》第5章第39条指出: 为使所有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住在一起, 奥运会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确定的一段时间内提供一座奥运村。即便是古希腊, 在奥运会前3周运动员也是住在奥林匹亚并进行训练, 他们受到激励和鼓舞, 渴望在最后一刻战胜对手, 戴上象征着胜利与和平的橄榄叶桂冠。奥运村不仅是运动员的住地, 还承载着奥林匹克的理想, 体现着奥林匹克的价值。在奥运村里发展新的居住关系模式, 使得来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在互动中受益。现代奥运村不是偶然出现的,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的发展依托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经

历了一个过程。

1 现代奥林匹亚与奥运村

率先提出“奥运村”概念的人也许是顾拜旦, 顾拜旦深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他认为古代奥林匹亚是一座竞技、艺术和祈祷的城市。奥林匹亚神圣、审美的性质是它健身作用的结果。它作为竞技之城是间歇性, 而作为艺术和祈祷之城却是永久的。1910年8月在巴黎国际建筑艺术竞赛期间, 顾拜旦面对建筑师们发表题为“现代奥林匹亚(A Modern Olympia)”的演讲。他热情地召唤建筑师们: “对建筑师来说, 现在是时候去实现伟大的梦想, 让自己的智慧创造辉煌灿烂的奥

林匹亚；这里既有现代主义的创新，又有传统主义的庄严。”^[1]顾拜旦^[2]设想“现代奥林匹克的情况也是一样，它将为举办奥运会而存在。奥林匹克城必须沉浸在一种庄严的气氛中，不必过于严肃，而且不需要排除欢乐。因此在竞赛间隔期间，它将吸引参观者如同朝圣一样，并且由于给人美好回忆和强烈希望的场所而获得他们的尊敬”。奥林匹克城在此显然不是专指洛桑，而是指奥运会主办城市。

除了有比赛场地外，顾拜旦还考虑提供旅馆，为参赛人员解决住宿问题。他设想“在比赛场地附近辟出一块营地，或者是兵营为运动员提供比赛期间的住房”。奥运村必须是集中之地，全世界的年轻人欢聚一处，促进理解。这就是顾拜旦对奥运村概念的最初设想，可以视为奥运村的最初蓝图。在20世纪头20年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确定之际，奥运村的设计大多数是由现实问题而引起的，它的方案就是解决运动员的实际问题，即住宿。奥运会主办国通过奥运村来表达对于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表达自己的文化传统，展示自己的城市魅力等等这一切都还无从谈起。

2 奥运村的早期发展

在20世纪最初10年，奥林匹克运动刚刚诞生之际，其本身的发展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的摸索阶段。相对于住宿问题而言，有许多更加迫切的问题急需关注加以解决，例如业余运动员的界定、比赛规则、奥运会设项等等。另外，当时一些城市还保持着前工业化的结构，前工业化城市基本上是小尺度的“步行”城市^[3]。因此，在头几届奥林匹克会议上，住宿问题不是很突出的问题，不会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在此期间各国组委会对于运动员住宿问题的考虑多是由现实问题而引发的，仅仅是住宿场所的安排而已。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对于奥运村的建设尚未形成成熟的思想，只是在特定城市、特定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奥运村建设的计划性与控制性、集中性与分散性、长期性与短期性、综合性与单一性等等都无法加以考虑。今天奥运会是奥林匹克有机体的一部分，但是在当时奥运村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看都远远滞后。奥运村的建筑设计思想是含糊的、不明确的、零碎的。这种局面直至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才得以改变。

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早期，国际奥委会面临诸多难题，各国组委会也是困难重重。奥运组委会面临着不确定的难题，参赛人数无法确定，尤其是那些运动员人数很少的代表团更是如此，甚至无法明确运动员住宿的期限。各参赛国也面临着难题，他们的选手由于经费不足，使得旅费、住宿费和生活费都成为参

赛的障碍。随着运动员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参赛对于各国来说成为负担。因此，参赛国开始和主办国协商解决住宿问题。

旅馆无疑是当然的选择，在比赛期间也面临着难题。为此，组委会要与旅馆进行协商，将旅馆分成不同等级，协商特价，优先考虑奥运会期间的观光客。但是观光客的数量也难以确定。这种不确定性招致了旅馆业的抱怨。组委会不得不成立管理组织对观光客下榻旅馆问题加以考虑。同时，组委会也逐渐意识到没有足够的旅馆来解决大批观光客的住宿问题，于是对主办城市进行调查研究，以期发现可以用作临时性住宿的地方，如学校、军队和红十字会等^[4]。

1896年雅典奥运会运动员人数之少还不足以关注住宿问题，女子运动员比例始终很小，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便是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第一个奥运村出现之际，女子运动员也没有被考虑住进奥运村，而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5]。

1908年，伦敦奥运会运动员猛增到2000多人，为此伦敦奥委会成立了一个中心，负责调查住房情况，并且动用旅馆和居民个人的房舍，希望为运动员及其陪同提供舒适的住宿条件。但是当时两个星期的比赛时间大多数国家体育代表团并没有住满。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委会设立“奥林匹克住宿委员会”和“房屋委员会”，依据不同的国家将代表团分别安置在学校和宾馆，提供不同的设施，依据不同的住宿条件收费。这届奥运会组委会为参赛运动员免费运送体育器材和赛马用的马匹，并对运动员和官员乘坐铁路路费给予50%的折扣(Bergvall, 1913: 26 and Verdyck, 1920: 14)。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奥运会上，瑞典为本国运动员提供体育馆附近的住房，从赛前一个月到比赛结束提供住房和膳食，但是只有瑞典本国运动员可以吃住。因此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奥运村。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期间成立“住宿办公室”。此次奥运会学校、军队和红十字会给予了关键性的帮助，提供了被褥和烹饪用具，组委会将地方学校临时用作奥运会的住宿地。1923年在罗马会议期间，国际奥委会执行会议将奥运会住宿理念清晰化，并陈述为：“奥运会组委会必须为运动员提供住房和一切必要的服务，要形成契约，费用每次要固定。所需费用由参赛国家自己承担。”^[6]19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在科隆比斯(Colombes)体育馆附近空地的兵营上为运动员提供了集体住地：木质房，每间房备有3张床铺，2个洗脸池，提供自来水和淋浴。这是第一次尝试将运动员集中起来住宿。但是无论怎样，使用巴黎兵营与顾拜旦对奥运村的设想是相吻合的。

4 年后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对于如何解决住宿问题进行了公开的论争，当时的奥组委曾经考虑要修建一座奥运村，但是由于不可能以“合理的价格”建造方便的建筑设施而最终作罢(Netherlands Olympic Committee, 1930: 227)。于是集体住宿的想法被搁置一旁。为此阿姆斯特丹组委会“寓所部”对市区进行调查，发现现有旅馆的床位是 2 000 张，而参照上一届巴黎奥运会估计需要 5 000 张。组委会参观了在莱比锡和科隆的工业博览会。但是无法依据此前的情况进行推断来预测旅游人数安排住宿。最后，组委会决定不仅在阿姆斯特丹市区安排住宿，而且还包括方圆 60 km 的近郊，总计 48 家旅馆，其中 20 家位于阿姆斯特丹市区，28 家位于郊区，有 12 家是高级宾馆，其中 9 家处在阿姆斯特丹市区，另外市政当局还提供了 8 所学校，并且租用了 18 艘船只停靠在港口，如美国运动员被安置在“总统号”船上，意大利运动员住在“Solunto”号船上。由此基本解决了住宿问题。但是运动员抱怨住在船上“令人难以忍受。”^[7]

3 开创性的奥运村的诞生

3.1 历史背景

洛杉矶奥运会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危机四伏^[8]。1929 年美国股市崩盘，接着是大范围的失业。在百老汇、斯普林等大街上，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向绝望的人们提供免费食品，这些流动厨房就位于恢弘的纪念体育馆(奥运会主运动场)目力可及的街区上。1930 年柏林会议上国际奥委会就运动员住宿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使用奥运村和城市旅馆。由于洛杉矶市旅馆很有限，因此费用十分昂贵。洛杉矶组委会秘书长法莫不得不就此提出保留意见，于是彼此没有达成共识。这种局面由于 2 年后开销巨大的奥运会的来临而变得愈加糟糕。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鲁尔夫在巨大的压力下，要取消第 10 届奥运会。他叹息到：“奥运会看样子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可能会有骚乱了。”按照传统，主办国国家元首参加开幕式，但是美国总统胡佛拒绝参加。洛杉矶处处遭到谴责，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将导致全美城市破产。欧洲和南美各国也处于经济困境之中，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财力参赛。布伦戴奇则预言只有很少的人来到这片灾难的土地上。

3.2 奥运村的诞生

加兰德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实际领导者和真正的建造者。在这危难时刻，加兰德和法莫“第一次”提出具有非凡的创新的的思想：为全体参赛运动员专门建造一个“共同的居所(communal village)”，奥运村，被提出来。集体住宿、就餐会节省大量的金钱。但是这一

违反传统的做法可行吗？“不是分开住、分开用餐，”法莫说，“为什么各个民族的人们不能像邻居那样住在一起？”在一片反对之声中，在俯瞰着洛杉矶的鲍德温山(奥运会主运动场所在地)上，一座占地 250 英亩的迷你城市(miniature city)、“宇宙之村 village of the universe”兴建起来；另外，针对经济困难的状况，这届组委会还提供了如下令人难以拒绝的条件：解决食宿；运输方面：对于跨越大西洋的航船给予 20% 的价格折扣，铁路 40%，每天仅仅花费 2 美元。铁路发售纽约至洛杉矶之间的往返车票，价位仅仅为 100 美元，距离最远处的票价是 500 美元，而正常应该是 2 000 美元。一些国家运动队例如古巴和巴西，甚至随船带有糖、烟草和咖啡，这样在停靠岸时，可以卖掉这些东西以获得旅行费用。先前认为旅行和住宿太过昂贵的欧洲国家，现在被奥运村的观念所吸引，住在奥运村运动员每人每天仅仅花费 2 美元就可以吃、住。550 余栋奥林匹克小木屋“Olympic cottages”，3 万株盛开的植物装点的奥运村成为美丽的地方。有大约 2 000 名运动员和官员住在这里，这里被视为本届奥运会最完美的地方。

奥运村包括餐厅、桑拿浴室、希腊剧院、理发店、邮局，甚至还有侍从。纯毛地毯、厚实的运动员专用毛巾、阅览桌、热水淋浴、瓶装蒸馏水和电话，这些设施令人感到十分方便，甚至还有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运动员提供的芬兰浴、精心布置的厨房，在这里 23 名厨师、16 名助理厨师和 130 名助手为运动员提供当地的食物。

好莱坞的明星们也来到众多的运动员之间，与他们一起居住在奥运村里。他们是查理·卓别林、主演“人猿泰山”的威斯穆勒、好莱坞的当红影星玛丽莲·迪特里希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明星。那些来自海外的没有亲眼目睹过真实美国西部牛仔的运动员们，在这里受到款待，观看身着华服的男子汉们的精彩表演。阶级差异彻底消失了，23 位出身高贵血统的运动员——他们来自于议院、宫廷，带有爵位，与砖匠、商人和农夫同吃同住。这样的居住模式正是顾拜旦的理想，没有差异、没有阶层隔离、没有冲突。最紧密的居住关系在这里成为现实。

奥运村管理组织运作得如此完美以至于本届组委会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奖项提名。

1932 年的洛杉矶以现代的方式，使得集体居住在奥运村得以实现，设立了奥林匹克的“价值典范”^[9]。本届奥运村不仅为运动员提供了适宜的休息之所，而且是交友、交流的社交中心，(奥运)村的概念被认为是 1932 年奥运会最成功的地方之一，成为奥运史上的

全新事物。鉴于此,国际奥委会商议决定,今后奥运会主办国必须修建奥运村,以供运动员住宿,“奥林匹克村”被正式写进《奥林匹克宪章》,以制度的形式得到确认和保证。

奥运村是运动员居住在其中的建筑,建筑物是人居住在其中的空间,因为建筑活动的终极目标,就像苏茨^[8]所言“是帮助人找到存在的根据地,并领悟到其含义”。如果奥林匹克赛场是传达“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舞台,则奥运村就是诠释奥林匹克理想的最佳空间,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加”,运动员在这里是分享友谊,增进理解。在这里奥运村作为新建筑,用柯林·罗的感叹可以得到最佳的诠释:“新建筑是由理性决定的,新建筑是由历史铺垫的,新建筑代表着克服历史,新建筑代表着时代精神,新建筑是治疗社会的良药,新建筑是年轻的,并在自我更新的,它永远不会落伍于时代。”^[9]

历史上首个奥运村出现了,尽管是在首届奥运会开幕之际的36年之后,就首创性而言,它的意义不容忽视。它为未来的奥运村建设提供了典范,至此奥运村融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有机体之中,奥运村的物理结构和功能开始加以考虑并日益丰富,其本身发展成为一个迷你城市;进一步,奥运村融入主办城市之中,成为主办城市的有机体,奥运村开始有了理性的设计。对于奥运村这一主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专业经历和不同的历史背景加以研究,不仅仅有助于运动员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而且对于未来奥运会主办城市和重大体育赛事的承办城市都会获益非浅。相信奥运村——无论冬季还是夏季,应该建设成为无障碍的、具有永久性发展能力的、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尊

重环境和生命质量的典范。

参考文献:

- [1] Francesc Munoz. History evolution and urban planning typology of Olympic Villages[C]//Olympic Villages:A Hundred Years of Urban Planning and Share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 Symposium on Olympic Villages, Lausanne, 1996.
- [2] 顾拜旦·詹汝琮. 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M]. 邢奇志,等译. 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
- [3] 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 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4] Bergvall, Rik.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Olympic Games of Stoochholm[EB/OL]. <http://www.aafla.com>.
- [5] Al Stump. 1932, The Hopeless Dream of William May Garland[EB/OL]. <http://web.ebscohost.com>.
- [6] May, 1930-afternoon. Bernlin congress.IOC[EB/OL]. <http://www.aafla.com>.
- [7] Dagoberto Ortensi. The Olympic villages and the gigantism of the Games[EB/OL]. <http://www.athens2004.com>.
- [8] Kevin Lynch.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M]. MIT Press, 1982.
- [9] 李少林. 西方建筑史[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编辑:李寿荣]